

读《吕氏春秋》 以明志

石地 著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中国历代名
臣贤相恪守的道
德规范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石地 著

内容提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历代名臣贤相恪守的道德规范，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价值体现。他们的人生智慧、处世哲学，以及为官之道，在千百年兴亡成败、分合交替的历史画卷中，经世不衰。读史可明善恶，读史可知兴替，《吕氏春秋》《世说新语》《史记》《洛阳伽蓝记》等等古典著述都是前人智慧结晶，后来人当以古明志，实现民族复兴。

ISBN 978-7-89900-381-7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总策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阮琳越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 kf@mail.wpcsh.com

电话：010-581104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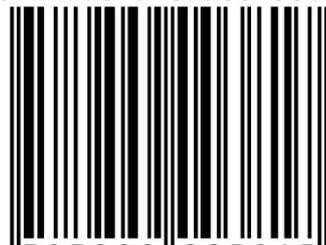
传真：010-58110456

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字数：95000

定价：2元

ISBN 978-7-89900-381-7



9 787899 003817 >

目录

第一章 《北史》

拒挖城河
高欢策反
崔浩论战
麒麟宽政
邢邵谈书
孝庄自强
高欢论廉
杜弼论佛
复梁妙计

第二章 《吕氏春秋》

祁奚无私
至德之言
贵虏之言
恶衣胜甲
临终遗言
好士之王
蝗虫害稼
石代子头
子胥直谏
楚庄取陈
君暖民寒

第三章 《晏子春秋》

景公患疥
得罪于民
景公祈雨
养马之罪
借桃杀士
晏子使楚
踊贵履贱

第四章 《史记》

李斯廷议
论功行赏
陈平答问
宋昌劝进

萧规曹随
说动胡亥
策动李斯
韩信论将
蒯通自救
释之论椽
依法判决
判盗庙案
田叔荐贤
田叔断案
和战之争
野蛮有“理”
卫青论罪
救助东瓯
“弑君”之争
雨中巧谏
油漆城墙
智救奶娘
反驳博士
文武兼治
群言纷争

第五章 《汉书》

宣帝训子
项羽杀宋
分一杯羹
推荐韩信
井陘之争
龙且拒谏
武涉说信
见几而作
栾布临烹
季布扬名
萧何下狱
面折廷争
苏武不屈
李陵劝降
仲舒论仁
公孙妙语
以退为进
急公好义
杜周论法
朱云折槛

废昌邑王
任宣劝诫
防患未然
屯田破羌
坚持真理
京房之谏
王尊入蜀
拒绝服毒
王嘉“死谏”
病不见帝
排斥叔父
父亲责子
自割自誉

第六章 《盐铁论》

盐铁之争

第七章 《论衡》

自问自答

第八章 《世说新语》

陈谌答难
身无长物
昆仲趣答
蔡洪之驳
新亭对泣
“三语”之掾
改过自新
丑女难夫
晋王护阮
嗜酒裸形
舌兵相接
王敦“舌剑”

第九章 《洛阳伽蓝记》

元继之讽

第十章 《晋书》

司马“饶舌”

贾后之死
不卑不亢
赤心为公
丧礼之争
隐晦反诘
阮籍妙论
龙鹤斗嘴
以舌作兵
陶侃理屈
郭璞行乐
殷浩释梦
李密健辩
嵇绍拒弹
徐邈拒饮
吟诗斗趣
谢氏拟雪
王猛自辩
苻融谏兄
郎舅舌斗

第一章 《北史》

拒挖城河

——《北史·魏世祖太武帝本纪》

魏世祖太武帝节俭朴素，平时的饮食服饰家用，只要够就行了，不喜欢珍奇宝物，吃的东西也不讲究什么花样，他所宠爱的昭仪、贵人等妃嫔也很少穿彩色绸缎衣服。群臣曾向他建议进一步挖深京都的护城河，这样符合《周易》中设立坚险要塞的道理，又举出汉朝的开国功臣萧何关于京城建制应当宏伟壮丽的主张来加以劝谏。

太武帝不以为然地说：“古人一直教诲我们，帝王之业在于推行德政而不在于建筑险固的要塞。赫连勃勃蒸土筑城，我照样消灭了它，城池的坚险有什么用呢？而今天下尚未平定，正是需要爱惜人力的时候，大兴土木的事我们不能做。萧何的主张是错误的。”

他总是认为财物是军队国家的根本，不肯轻率地耗费。至于赏赐，他也都给予有功之家，亲戚宠臣他从不无故给予赏赐。

【述评】 魏太武帝拓拔焘是历史上有名的节俭有为之君。照理，在“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极权国家里，天下财物乃至臣民都可以算作皇帝的家产，生杀予夺操之他手，何必要这么自奉甚俭，甚至连开挖城河建设京城这样的“公共工程”也认为是奢费人力财力呢？这正说明拓拔焘是位不可多得的圣明国君，他时刻考虑的是要爱惜财物人力以平定天下完成大一统的帝业，不是那种只顾及时行乐不顾长远后果的荒淫之君。联系当代现实，有些人不但吃喝玩乐嫖赌，还要不顾一切劳民伤财、大兴土木以追求所谓“经济起飞”，比之当年封建君主拓拔焘不是相差十万八千里，有如天壤之别吗？

高欢策反

——《北史·齐高祖神武帝本纪》

齐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欢，字贺六浑，勃海蓆(今河北景县)人。由于他家祖先几代都迁徙居住于北部边境，因而他的生活习俗都和鲜卑族一样。他成年以后，深沉大度、轻财重士，因而受到当地豪杰侠士的拥护。后来他投奔北魏秀容(今山西朔县北)契胡部落首领尔朱荣门下，建议尔朱荣讨伐权臣郑俨等以清君侧，建立王霸之业，尔朱荣大为赞赏，将他视作亲信。后来尔朱荣以高欢为先锋进军京城洛阳，立了孝庄帝，又进击葛荣，命高欢去劝降葛荣等七人。葛荣的部众流亡到并州、肆州(今山西忻县一带)地区者达二十万人，尔朱荣命高欢去统率他们。不久，因该地区连年霜旱，降兵只能挖掘黄鼠充饥。高欢请求率部就食于山东，获得尔朱兆(尔朱荣之子)批准。高欢便率众占据了冀州。

高欢自去山东后，养兵修武，禁止士卒扰掠地方，很得民心。于是，他想独立自主，便伪造书信，大造舆论说是尔朱兆将要吧降兵们分配给尔朱兆契胡人做奴仆，以致降兵们都担忧不已。接着，他假造兵符，说是要征兵去讨伐步落稽部族，要打发上万人去征讨，却让部将孙腾等假意要求拖延五天出发，把假戏做真做足。如此反覆几次后，高欢便亲自送应征的士兵到城郊，挥泪告别。此时应的官兵们一齐号啕大哭，哭得惊天动地。高欢这才说：“我与你们都是流落他乡之客，情同手足、谊同一家，不料上面竟来征兵！如果一直向西去出征就是死亡，迟了应征日期又要判处死罪，分配给契胡人做奴仆也还是死路一条，怎么办呢？”

众人怒声叫道：“只有造反了！”

高欢说：“造反是件大事，必须推出一个人做主事。”

众人便一致推举高欢。高欢说：“你们这些人都是邻里乡亲，我实在难以控制。没看见

你们过去的首领葛荣的下场吗？即使有百万之众，如果没有刑法，那等于乌合之众，最后还是走向灭亡。如今要以我为首领，做法应当同过去不同，不得欺侮汉人、不得违反军令，生死行动一切得由我决定，如果你们答应，我可以做头领。否则，我不干这个贻笑于天下的蠢事。”

大家便一齐跪下磕头，表示无论生死，一切唯命是从。高欢这才答应做头，并假意说这实在是出于无奈。

【述评】 明明自己要造反，却偏偏说成是上司不给活路，逼众造反。高欢富有煽动性的舌辩之才，是因他意欲建立帝王之业的雄图大略以及伪造书信、兵符等一系列策反行动紧密配合在一起的。没有后者，他那巧舌如簧的口才就成了没有力量的花拳绣腿；没有前者，就难以鼓动起大家的悲壮激怒情绪，策反计划也不能实现。精心的筹划与雄辩的宣传，正是高欢策反成功的要领。

崔浩论战

——《北史·崔浩传》

神䴥二年(四二九年)，朝廷议论进击少数部族蠕蠕，内外大臣们都不愿打这场战争，保太后也竭力劝阻，太武帝都不听，一定要进军。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崔浩投赞成票。

下朝以后，有人责备崔浩：“吴贼(指南朝刘宋政权)侵犯我国南部，舍弃它不管而去北伐，大军北行千里，谁不知道？如果蠕蠕闻风而逃，我军前去将一无所获，后方却有南朝宋军入侵的忧患，这是很危险的呀。”

崔浩说：“今年我们如果不歼灭北方的蠕蠕，那将无法抵御南贼进攻。自我国兼并了西边的夏国以来，南朝人恐慌不安，一直扬言要兴兵保卫淮北。他北伐我南征，已成必然趋势。但我们此次北伐蠕蠕之际，南朝人肯定不会来进攻。为什么呢？前些时候刘裕占领了关中，留下他爱子守卫，拥有精兵数万，良将也不少，尚且守不住，致使全军覆没；号哭之声至今还没停息。如今我国正当政治昌明、兵强马壮之时，他怎么会将小马驹送往老虎口中呢？即使我国把黄河以南的大块地域送给他，他也守卫不住。自己权衡守不住，所以他必定不会北来。倘若他真派军队来进攻，也不过是增加守卫他边境的队伍罢了。俗话说，见到瓶水结冰就知天下之冷；啣一块肉，就能辨知镬中之味。物有其类，可以推知。况且蠕蠕自恃路远，认为我国兵力不能达到，他们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由来已久。因此，夏天他们分散部族放牧，秋季马肥时他们才聚合起来，离开寒冷牧区走向温暖之地，向南边抢掠。如今我们攻其不备，大军突然而去，蠕蠕必定惊恐，闻风而逃。他们的雄马护牧、雌马恋驹。驱驰之际，难以驾驭，又得不到水草，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疲惫不堪，此时就可趁机一举歼灭。一劳永逸的机会和时机绝不可放弃。我过去只担心圣上没有这个想法，今天圣上已经决定北征蠕蠕，我为什么要阻止他呢？”

于是，太武帝决意出师北伐蠕蠕。天师寇谦之询问崔浩：“此举能达到目的吗？”

崔浩说：“必定胜利。只怕诸位将领瞻前顾后，无法乘胜深入腹地，不能全歼蠕蠕。”

【述评】 讨伐蠕蠕保障北魏北方边境的安全，这是北魏著名政治家崔浩帮助魏太武帝拓拔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一个典型战例，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智谋。军情的发展和结局不出崔浩在本篇中的侃侃之论：一是北魏大军只是严重打击了蠕蠕，却因怕有伏兵没有趁势深入追击，以致未能全歼，拓拔焘深为悔恨；二是大军凯旋，南朝军队果然按兵不动，毫无北犯迹象。显然，崔浩舌辩的力量在于他对天下政治、军事形势与南朝、北魏、蠕蠕三方动态及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与把握，绝非一般人一逞聪明的快嘴利舌而已。

麒麟宽政

——《北史·韩麒麟传》

北朝北魏孝文帝时，韩麒麟担任齐州刺史，假魏昌侯。在任职期间，他很少使用刑罚，从事刘普庆对他说：“你镇守一方，没有斩杀一个犯人，怎能显示您的威严呢？”

韩麒麟说：“无人犯法，有谁可杀？如果必须用杀人来树立威严与名望，那只好拿你来应付一下喽。”

刘普庆立刻羞惭不已，而且十分恐惧，慌忙退了出去。

【述评】 据史籍介绍，韩麒麟是北魏一个爱护百姓、自奉俭朴又很有政治才能的清官、贤官。在齐州刺史任上，他宽刑薄罚，子民休养生息。在本篇中，他的部属刘普庆功他开启杀戒以树威信，他采用“请君入瓮”的方法予以驳斥，使得刘普庆又羞又怕地告退，与其说韩麒麟善于辩驳，还不如说他素来主张仁政、反对苛政，可谓以汉族儒家治政的思想来影响少数民族鲜卑的政权，事实上，他的一些政见确实也得到采纳实行，收到成效。

邢邵谈书

——《北史·邢邵传》

邢邵十岁便能写文章，甚有才思，聪明强记，一天能背诵一万字。成年后进入仕途。天保年间(五五〇~五五九年)，他被任为太常卿兼中书监，摄(暂时代理)国子祭酒，是当时文学之士推崇的最高官职。他与温子升两人同为文人之冠，世称“温邢”。魏收虽然是天下英俊，年岁却在他俩之下，温子升死后，世上方称“邢魏”。邢邵名位和文才并重于世，却并不傲视别人。他生活简朴随便，不修边幅，车舆服饰只要够用就满足了。他有正房不住，而常在一间小房内起居，水果点心挂在屋梁上，来了客人便取下一同享用。士人不分贤与不肖，他都真诚接待，有时甚至对着客人一边捉虱子，一边畅谈。他家中的书很多，但不大校勘，见到别人校书，总是嘲笑道：“怎么这么愚笨啊。天下的书到死也读不完，哪能把时间都放在校对字句上？况且思考和发现书籍内容上的错误，更是一种畅快之事！”

他的内弟李季节很有才学，便反驳说：“世上的人大多不聪明，要想发现书籍内容和观点上的谬误，怎么可能呀？”

邢邵说：“要是找不出书本内容的错误，那就不必劳神读书了。”

【述评】 邢邵是北魏著名的文学家。在北魏孝明帝时，文学之风大盛，他的词章之美独步当时文坛，每当文章一出，洛阳为之纸贵，顷刻传遍全城。南朝的人甚至把他称作“北方第一才子”。本篇记叙了他同内弟李季节关于怎样读书的一段争论。显然，他的读书观是正确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是要抱着怀疑和挑剔的眼光来进行的，这样自己既能有所收获，又能创出优于前人的观点，这样文化才能发展繁荣。如果让书籍牵着鼻子走或者皓首穷经式地读死书，那只不过是书蠹虫，对己、对人、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没有多少益处的。但邢邵把校勘字句也归之于毫无作用的读书之列，就有些片面了。

孝庄自强

——《北史·尔朱荣传》

北魏重臣尔朱荣自认为屡建战功，且扶立‘了孝庄帝，因而专横跋扈，独专朝政。他人

在晋阳，却能遥控北魏皇室。在朝百官一举一动，由他的亲戚、心腹向他汇报；任命官员，都必须经过尔朱荣的批准，然后才能上任。孝庄帝虽然被他控制，却能勤于工作，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听取汇报、处理政务，还亲自审理冤案。又与吏部尚书李神俊一起讨论，准备严格选拔官吏的标准和纲纪，这就招致尔朱荣的不满。

一次，尔朱荣奏请选用一些北边部族的人充当河内地区各州的长官，意图建立与他本人相互呼应的格局，孝庄帝没有立即答应。元天穆进宫朝见孝庄帝进行劝谏，孝庄帝还是不答应。元天穆便说：“天柱大将军尔朱荣，既然为国家立了大功，又做到宰相，就算他要更换天下所有的官吏，恐怕陛下也不能不答应，为什么只是奏请任命几个州官，陛下就不答应呢？”

孝庄帝板起面孔严肃地说：“天柱大将军如果嫌官职太小不想做臣子了，那么我这皇帝也应该被他更换。如果他还要保持臣子的节操，那就没有更换天下百官的道理。”

尔朱荣听说后，大怒道：“当今天子是靠谁的力量登上帝位的？现在居然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述评】 尔朱荣是北魏秀容契胡部落首领，靠起兵打仗而成为有势力的军阀，北魏末年，朝政渐趋腐败，他趁孝明帝暴卒之机，进军洛阳，杀害太后、少帝及百官，拥立孝庄帝。本篇就是记叙北魏皇亲元天穆劝谏孝庄帝对尔朱荣忍让，孝庄帝坚决不从的一场对话。从孝庄帝理由充足的舌辩中，可以看出孝庄帝是不甘沦于傀儡天子，想要做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至于尔朱荣的话则十足暴露了他居功自傲把自己视作太上皇的一副霸道嘴脸，物极必反，尔朱荣骄横太过，后来终于被孝庄帝刺杀。

高欢论廉

——《北史·杜弼传》

最初，高欢率军从晋阳东进，意图荡涤北魏尔朱氏权势集团的贪污腐败，官府派出的使者到了乡村里，连民间酿造的杜酒也不敢喝。

高欢平定洛阳后，贿赂又逐渐流行，大行台郎中杜弼觉得在职的文武官吏很少有廉洁的，便把情况反映给高欢听。

高欢说：“天下混乱，官府养成这贿赂习俗由来已久，如今各个将领的家属大多在关西，黑獭(宇文泰之字，北周政权的开创者)常常招诱他们，因而他们心意去留未定；江东那里有萧梁政权，执政的是萧衍这个老头，专门推崇士族和礼乐，在我们中原汉族士大夫的心目中，他那儿才是正宗的合法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实行严厉的刑法，恐怕要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督将们全都投奔黑獭，文人们全都投奔萧衍老头。那样我靠谁来治理国家？你应当耐心等待，我是不会忘记逐步解决廉政问题的。”

在沙苑战斗之前，杜弼又请求高欢先翦除内贼(指掠夺百姓的权贵们)，再讨伐外敌。高欢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命令军人张弓搭箭，举刀按槊(兵器之一种，长一丈八尺的矛)，夹道而立，令杜弼从中间走过去，并说：“一定不会伤害你的。”

杜弼一边走一边吓得冷汗直流。

高欢便解释道：“箭虽然在弦上却不射，刀虽然举起来却不砍，槊虽然按住却不刺，你尚且吓得失魂落魄。那些功臣权贵身触锋利的刀刃，可说百死一生，纵然他们贪污渎职，我还是得大于失呀。”

杜弼不得不点头道歉：“愚蠢的我不了解其间蕴含的道理。”

【述评】 杜弼是一个颇有学问、书写公文一挥而就的书生、文官，但在认识与处理政务、吏治问题上有些学究气和迂腐气，如官吏廉洁历来是封建皇朝政治体构难以处理的问题，

这是由于封建专制政权缺乏民主监督机制而造成的，不可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打击了几个贪官并没有用，因为产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还存在，比如割韭菜，割了头，它又会窜长起来。作为后来北齐政权的开创者高欢，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这个问题，但他从天下几个割据政权争夺人才的现实出发，主张对受贿的官吏暂缓实行严厉惩罚以便团结多数文官武将定成霸业，应该说这政治策略思想是很有说服力的，更让人饶有兴味的，高欢并不是单用口舌来说服杜弼，他以张弓搭箭举刀按槊威吓杜弼，以此来增强他论辩的力量，真是别出心裁，奇绝妙绝了！

杜弼论佛

——《北史·杜弼传》

杜弼遵奉高欢的命令，进入皇宫晋见魏帝。

魏帝说：“听说你学问广博，我问你一个问题：佛经中所说的佛性、法性，它们是一样还是不同？”

杜弼答道：“它们是同个道理。”

魏帝又问：“可人们都在乱说，说什么法性是宽的，佛性是狭的。究竟怎么解释？”

杜弼答道：“在宽处就成为宽，在狭处就成为狭。如果要论及它们的性质，应该是：不狭也不宽。”

魏帝疑惑地反诘道：“既然说它们能够成宽成狭，为什么又说它们非宽非狭呢？”

杜弼说：“这并不难理解。假若它们一定是宽，那么就不能再成为狭；假若它们一定是狭，也就不能再成为宽。正因为它们非宽非狭，所以才能成宽成狭，它们成为宽或狭，结果虽然不同，但能成宽或狭的性质却是一样的。”

魏帝听了大加赞赏，带他到藏经的库房里，赏赐他《地持经》一部、帛百匹。

【述评】 佛教文化从东汉传入中国后，至南北朝发展得极为繁荣，大有与儒教文化、道教文化三足鼎立之势，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撇开消极、迷信等糟粕内容不谈，佛教中有些思想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荒诞不经，其中明显的闪耀着哲理的光辉。杜弼性好名理，还探讨过道教的玄理，曾注释过老子《道德经》二卷，面对魏帝关于佛性、法性宽狭的垂询，他运用老庄的相对论思想予以阐释，讲得很有道理。事实上，不独事物的宽狭如此，即如高低、大小、长短、黑白、寿夭……无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正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形态和规律。如果硬要把它们说成是恒定、一成不变的，那倒是十足的思想僵化了。

复梁妙计

——《北史·萧察传》

后梁皇帝萧察是梁武帝的孙子，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子。侯景之乱后，长江中游地区萧梁皇朝宗室之间进行混战，萧察为求确保自己的襄阳地区，便投靠西魏，西魏派兵救援他，击败其叔萧绎的进攻。在魏恭帝元年（五五四年），西魏重臣宇文泰派柱国于谨率军会同萧察一起平定了江陵。

这时，老将尹德毅私下对萧察说：“我听说君臣的行为，同平民是不同的。平民只注意小节，竞相在小事上廉洁白守，用以钓取名誉；君臣则是以安定天下社稷为主，成就大功。而今，西魏兵比较贪婪，不顾道德，俘虏了江陵的士民百姓将他们当成战利品。而这些战俘的眷属都在江东。这么多人，您能够挨家挨户去解释俘虏受罪不是您造成的？您既然杀了人家的父老兄弟，使人家的子弟成了孤儿，人家还不都把您当成仇敌，又有谁肯和您一起建设

国家？不过还好，西魏军队的精锐都在这儿。犒劳军队的礼节不是没有旧制可循。如果您为他们设置庆功宴，务请他们的统帅于瑾等赴宴，共贺胜利，他们肯定不会对我们产生疑心，必定相率而来，我们就预先埋伏好武士出其不意在宴席上杀死他们。然后再安抚江陵百姓，立即选任文官武将。西魏军人必定害怕，自然不敢前来送死。王僧辩（萧绎的部属）之流，一封信就可以叫他按兵不动。然后我们直下建康，即位称帝，继承已然断层的梁朝法统。

萧察听了不同意，说：“你这个计策并不是不好，可是西魏人待我不薄，我不可不讲恩德，背信弃义。如果立即实行你的计划，我就会像古人说的，将成为人们所不齿的小人。”结果，江陵全城老少百姓都被西魏军掳入关中去，萧察也失去了襄阳地区。宇文泰命萧察居于江陵东城，只给他江陵一洲之地，原来的襄阳地区全部归属西魏。至此，萧察十分悔恨，便说：“不用尹德毅的主张，以致于造成这寄人篱下的凄凉局面。”最后终于忧愤发病而死。

【述评】 萧察自幼聪明好学，善于作文，尤其精通佛教义理，深得祖父萧衍的宠爱。他父亲萧统去世后，照理应该由他兄弟一辈续继太子之位，可萧衍却给了萧纲（即简文帝）。萧衍内心有愧，曾把人杰地灵的会稽封赏给他镇守，可萧察心中一直委屈不平。等到侯景之乱后，梁朝皇权衰落，宗室之间为争权而混战，萧察不得已而投靠西魏，借外援而恢复梁朝，本是一只妙棋，可惜在关键时，他又讲妇人之仁、书生之义，下不了设宴斩杀友军西魏将领的决心，以致坐失再振梁朝政权的大好时机。应该说，老将尹德毅的一番话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是透彻、正确的，萧察没有予以采纳以致悔恨而死。不过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后在建康建立陈朝，其疆域较小，一直未能消灭萧察在江陵一带建立的年号为大定、附庸于西魏（北周）的割据政权。

第二章 《吕氏春秋》

祁奚无私

——《吕氏春秋·去私》

春秋时期，晋国国君平公有一天向大夫祁奚(字黄羊)道：“南阳这个地方没有守令，你看，谁可担任这个职位？”

祁黄羊回答说：“解狐一定行。”

晋平公听了很惊讶地说：“解狐不是你的怨家对头吗？”

祁黄羊答道：“您只是问能不能担任南阳令这个职务，并没有问是不是我的怨家对头。”

平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点头称善，采纳祁黄羊的建议，起用了解狐。老百姓听说这件事，都称赞祁黄羊推荐有方。

过了没多久，平公又问祁黄羊：“国中现在尉官这个职位还没有人来担当，你看，谁可充当？”

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

平公问道：“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

祁黄羊仍与前一样，平静地回答：“您只问能不能担当尉这个职位，并没有问是不是我的儿子！”

平公觉得也很有道理，又点头称善，并根据祁黄羊之推荐，起用了祁午。老百姓对祁黄羊此举又赞不绝口。

祁黄羊真是个大公无私之人！

【述评】 据文后记载，孔子听说了此事后，说道：“祁黄羊的这番回答，真是妙极了。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祁黄羊可算得上是大公无私了。”确实，即使在今天，能像祁黄羊那样，尽忠尽职，无私无偏，也不是常人能做得到的，左传上记载此事，在晋悼公四年，“平公”云云显然是误笔。好在，我们现在不是以史家的眼光来读这则故事，而是以普通百姓的心理来欣称赞黄羊的大公无私精神，那么究竟是悼公或平公，也就无所谓了。然而平公(抑悼公乎?)能从诛如流，任命贤人，也算得上是位贤明的君主。

至德之言

——《吕氏春秋·季长纪第六》

春秋宋景公之时，荧惑运行到心宿(荧惑，就是火星。心宿，为二十八宿之一，为当时宋之分野)。古人认为，天上的某一星宿总对应着地上的某一地区。

宋景公见到荧惑位在心宿，很是恐惧，就召见太史子韦，问他：“我夜间观察天象，发现荧惑进入心宿，这是什么道理？会有祸吗？”

子韦答道：“荧惑出现在什么地方，就表明老天要惩罚那个地方的君主。心宿，是宋之分野，恐怕这祸害要降临到您的头上了。但您也不必害怕，我有办法可将这祸事转移到宰相身上去。”

景公不忍地说：宰相，是和我一起治理国家大事的人，现要把这死亡转移给他，这绝非善举。”

子韦想了想，又说：“那就转移给百姓吧。”

景公断然拒绝，说道：“百姓死了，寡人还去做谁的君主？我宁愿一个人死了算了。”

子韦没办法，最后说道：“这样吧，就把这祸事转移给年成吧。”

景公仍然不同意，说道：“如果庄稼收获不好，那是饥荒之年，百姓就要挨饿了，百姓挨饿，必死无疑。作为百姓的君主，却杀死自己的子民来乞求自己活命，这样还有谁再把我当作他们的君主，大概是寡人的寿命已尽，你也不必多说了。”

子韦转身退下，朝北礼拜，说道：“臣要庆贺君主，老天虽然高高在上，但也听得到下面的声音。如今，君主有至德之言三句，老天必定会赐福一次给您。今天晚上，荧惑必定迁徙三舍，而您也能延年二十一岁。”

景公不相信，问道：“你怎么知道？”

答道：“荧惑每迁徙一舍，必经过七颗星，一颗星相当七年，三七二十一，所以说您会延长寿命二十一岁。”

这天夜里，荧惑果然迁徙三舍。

【述评】 “荧惑在心”，宋景公将有大祸，甚至危及性命，然而宋景公宁愿自己一人承担，也不愿将死亡推给别人，这对拥有绝对生杀大权的帝王来说，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至于因上天赞其至德之言，而使荧惑迁徙三舍，终使景公增寿二十一岁之说，恐难使今人相信。然而查检史书，宋景公在位年代，有表可稽者四十余年，况且，进入战国年代，虽表已不载，然宋国犹存，则景公必定亦存，可见景公确是长寿之君。“仁者寿”三字，景公当之无愧。

贵虏之言

——《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

周武王战胜纣王，灭掉了商朝。一天，两个俘虏被带到武王面前。

武王就问他：“你们商朝有妖怪吗？”

一个俘虏答道：“我国确有妖怪作祟。白天能见到天上的星星、天上会下血雨，这就是我国的妖怪。”

另一个俘虏回答道：“他刚才说的妖怪确实是有，但不是妖怪中最大的，我国还有比这更大的妖怪呢。可以看到种种怪现象：儿子不听父亲的、兄弟不听哥哥的、君主的法令到处行不通，一切都乱了套。这才是妖怪中的大妖怪。”

武王赶快离开座席，再三向两个俘虏拜谢。

【述评】 武王所以向两位俘虏拜谢，并不是尊重他们，而是认为他们的话非常宝贵。周虽胜殷，但武王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周王朝能绵延八百年，道理就在这里。

恶衣胜甲

——《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

齐国人田赞穿着破衣服去见楚王。

楚王说：“先生的衣服怎么这样破旧、这样丑啊！”田赞衣回答说：“我穿的这身衣服还不能算丑，还有比这更丑的衣服呢？”

楚王按捺不住好奇心，连忙问道：“能说给我听听吗？”

田赞衣答道：“铠甲就比它丑。”

楚王觉得很奇怪，问道：“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田赞衣说道：“穿了铠甲，冬天会觉得非常冷，夏天又会觉得非常热，衣服中没有比铠甲更丑的了。我家里贫穷，所以穿的衣服只能是丑陋的。如今大王乃万乘之主，富有尊贵、

天下无敌，然而却喜欢叫老百姓穿上铠甲，我实在想不通这其中的道理。

如果大王是为了有个好名声，那么穿上铠甲，必定也就要拿起兵器，去割断人之头颅，剖开入之胸腹，冲毁人家的城墙，杀掉人家的父兄。这名声好像不大好听吧。

如果大王是为了取得实利，那么整天考虑怎样去算计人，别人也会整天考虑如何来算计你；整天考虑着怎样去谋害人，肯定终日不得安宁。

那大王究竟是为了什么要百姓穿上铠甲呢？”

楚王听了，出声不得，无从回答。

【述评】 田赞衣反对楚王穷兵黩武，所以对楚王说，铠甲是衣服中最丑陋的，其实铠甲根本就不能称做衣服，它只是一种兵器，历代帝王都好大喜功，即使百姓光着身子，没衣服穿，也不能使他的军队少一件铠甲，专制独裁不亡，则民无宁日、国无宁日。可是，像田赞衣这样用尽心机来劝谏楚王，楚王就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吗？

临终遗言

——《吕氏春秋·先识览》

齐国贤相管仲有病，桓公前去看望他，并问他：“您的病已非常严重了，不知您还有什么事情要交待我。”

管仲答道：“齐国边缘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谚语：‘臣子活着，在他的职位上就应该知无不言(一)陆将去世时，也不该将话永远埋在心中。’如今我即将离君主而去了，还有什么可值得您问的呢？”

桓公坚持说：“希望您不要推辞，有什么好的治国方略尽管说给我听。”

于是，管仲说道：“希望君主今后远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和卫公子启方这四个人。”

桓公听了很不高兴，说道：“易牙为了让我快活，居然把他的儿子给烹了，这样一心为着君主的臣子，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管仲回答道：“爱护自己的儿子，是人之常情。易牙对自己的儿子都这么残忍，还会对您这个君主有什么爱护之情吗？”

桓公又说：“竖刁为了要接近我、侍奉我，居然用自宫的办法，使自己成为阉人(太监)，对这样忠心耿耿的侍臣，大概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吧？”

管仲答道：“人没有一个不爱护自己的身子，竖刁对自己的身子都这样的残忍，您还指望他会对你如何好？”

桓公提到常之巫，说道：“常之巫对人的生死判断十分正确，能够治理各种疑难杂症，这种人也会引起您的怀疑吗？”

管仲答道：“人的生和死，是由命运决定的，至于生病，那是没有固本强身所致。君主不能知命守本，却反依赖常之巫来维护您的健康，他就会利用这一点，无所不为。”

桓公又提到卫公子启方，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已经十五年了。他父亲去世时，他都不敢归国哭灵。对这样的人，您还会有怀疑？”

管仲又反驳：“人都热爱自己的父亲，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卫公子启方对他父亲都如此残忍了，将来又会对您仁慈到哪里去？”

桓公觉得管仲说得都很对。于是他在管仲死后，把四个人都赶走。

但不过三年，桓公却又将四人全都召回来，又过了一年，桓公生了大病，易牙、竖刁、常之巫果然如管仲所预见的那样，相约作乱，把桓公堵在宫门之内，活活地将他饿死。而那先前连父亡都未归国的卫公子启方这时不顾桓公死活，带了千余人逃奔故国去了。桓公临死时哀叹道：“若死后有知，我将用何面目去见仲父管仲呢？”

【述评】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管仲临死前对齐桓公说的一番话，是很有道理的，可惜桓公只记住了三年，但管仲生前执掌大权时没有想办法把易牙等人从桓公身边赶走，临终时再向桓公提出，恐怕为时已晚，因为易牙等人已成气候，谁也奈何不了他们。后来，易牙作乱，管仲亦难辞其咎，桓公临死时说：“我将用何面目见仲父呢？”愚以为，如管仲地下有知，也应愧对桓公。

好士之王

——《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

尹文有天去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道：“寡人非常喜爱士人。”尹文问道：“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什么人可称为‘士’？”

齐王语塞，一时倒觉得真不好回答。

尹文道：“如今有人在这里，侍奉父母，非常孝顺；臣事君王，无比忠诚；结交朋友，以信义为重；居住在家，与邻里十分和睦。有这四种德行的人，能算是‘士’了吧？”

齐王点头说：“可以。”

尹文接着问道：“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做你的臣子吗？”

齐王想了想答道：“我希望他们肯屈尊就驾，然而不大可能。”

尹文说：“如果有人在朝廷之中，被别人大大地侮辱一番却不敢与之抗争，大王会雇用这种人做您的臣子吗？”

齐王断然答道：“不！大夫被侮辱而不抗争，简言是莫大的耻辱。人竟然不知耻辱，那寡人绝对不会用这种人。”

尹文又说：“这种人虽然遭受到侮辱却不抗争，但并没有失去前面所说的四种德行。未失四种德行，那就是还未失去做‘士’的资格。然而为什么大王对前面所说的‘士’可以雇用为臣，而对现在所说的‘士’，却以为不可为臣呢？那么，前面所说的‘士’，果真是‘士’吗？”

齐王无言以对。

尹文又把话锋一转，说道：“如今有人在这里治理他的国家，百姓有错，就说他错；百姓没错，竟然也说他错。百姓有罪，就治他的罪，百姓没罪，竟也治他的罪。自己不找找原因，却还一直在叫嚷：‘刁民难以治理，’能这样吗？”

齐王回答说：“不可。”

尹文接着说：“我看您的手下就是以此法在治理齐国。”

齐王说：“如果寡人治国果真如此，那么百姓无法治理，我也毫无怨言。我想，情况还不至于如此吧。”

尹文说：“我既然说了这话，当然是有事实根据。大王曾颁布过这样的法令‘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百姓们敬畏大王的法令，即使受到极大的侮辱也不敢反抗，这是为了维护大王的政令。然而大王却说：‘受到侮辱而不敢抗争，真是耻辱。’我们以为真正的‘耻辱’，并不是像你刚才所说的耻辱。这说明百姓根本无罪，而大王偏要惩罚他们。”

齐王默然。

【述评】 齐王世称“好士”，实际上是叶公好龙。倘若真有士在，齐王也绝不会用。更何况，什么样的人才是齐王心目中的士，连齐王自己都弄不明白。这样的君王，怎么能够治理好齐国呢？

蝗虫害稼

——《吕氏春秋·审应览》

春秋战国时期，某天匡章在魏王面前对惠子说：“蝗虫，农夫只要一看见它，就把它捉来杀死，什么缘故呢，因为它危害庄稼”。如今，你出外游行，跟随你的随从车辆，多的时候有数百乘，步行的有数百人。少的时候也有车辆数十乘，步行者也有数十人。这些人都是不耕种田地而白吃粮食的，他们对庄稼的危害比蝗虫还要厉害。

魏王对惠子说：“惠子，你现在没有办法避免与匡章先生辩论了。不过你可以先说说自己的一贯主张。”

惠子说：“请你探头出去看看，现在正在修筑城墙的人，有的站在城墙上面用大夯（筑城工具）筑土，有的则用畚箕在城下运土，有的则拿测量工具在仔细观察，不时督促。像我惠施就是属于拿着测量工具、指挥他人工作的人。

你再想想，假如让织女变成了丝，她还能制丝吗？让木匠变成了木头，他还能于木匠活吗？让治理天下的圣人变成农夫，他还能治理这些农夫吗？像我惠施就是能够治理农夫的人，你凭什么要把我与那蝗虫相比呢？

【述评】 匡章对惠施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惠施确是个只会说而不想干、也不会干的空头理论家。“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士民疲露，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就是采用惠施之谋的结果。（这是《吕氏春秋》编著者的看法，但历史上是否真是如此，则很难说了。）但惠施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讲各人分工的不同，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不同，谁也不能替代谁。这倒也很有道理。

石代子头

——《吕氏春秋·开春论》

有天，匡章对惠子说：“先生主张鄙弃尊贵，如今您明知齐王仅是一国诸侯，却还要尊他为王，这跟您的一贯主张是相违背的。”

惠子说：“假如现在某人的仇敌想趁机袭击他儿子的头部，这时，恰好有块石头在地上，而这块石头正好可以代替他儿子的头去承受仇敌的一击。”

匡章问：“您会用这块石头来替代吗？”

惠子答道：“我一定会拿石头来代替的。毕竟儿子的头重要，而石头却是个无关紧要的东西。因为袭击了那无关紧要的石头，从而使那儿子宝贵的头避免遭受打击，这当然是十分合算的。”

匡章又问：“齐王经常用兵不休、攻击别人而不肯停止。这是什么道理啊！”

惠子答：“假如齐王运气好的话，通过战争可以成就王业，差一点，也能成就霸业。如果今天齐王成就王业后，即可使百姓安居乐业、寿命延长、免于饥饿，这不也就是用无用的石头来代替爱子宝贵的头颅吗？那么，齐王为什么不用兵呢？”

【述评】 惠子认为他尊齐王为王也好，赞成齐王用兵也好，目的都是为了让百姓免遭饥饿，能安居乐业。然而齐王为王，则别人就为奴，齐王用兵不休，则百姓当兵、田园荒芜，何“寿黔首之命”之有？攻击人不休，则别人会痛苦不堪，也许照惠子所说的去做，可能爱子之头能免遭打击，但代替爱子之头的一定就是无用之石头吗？恐怕极有可能是他人的爱子之头，如像惠施那样，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那么这目的也绝不光明正大。